

又到粽叶飘香时

文 | 孙敬

那天上街买菜，一路走来发现满街都是卖粽叶的，猛然间才惊觉时光飞逝，又近端午。

中国人的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。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。他倡导举贤授能，富国强兵，力主联齐抗秦，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，他遭谗去职，被赶出都城。他在流放中，写下了忧国忧民的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等不朽诗篇。公元前278年，秦军攻破楚国京都。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，心如刀割，于五月初五，在写下了绝笔作《怀沙》之后，抱石投汨罗江身死。屈原死后，楚国百姓哀伤不已，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。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、鸡蛋等食物，丢进江里，希望让鱼虾蟹吃饱了，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。后来人们想出用树叶包饭，外缠彩丝，发展成粽子。

我的端午节是思念父亲的。已经有22年没有吃过父亲包的粽

子了。每逢端午，我们家的粽子都是父亲包的，母亲不会，而我不学。父亲早早地买下粽叶，泡上糯米，知道弟弟不爱吃枣就多放几个，知道弟弟不爱吃枣就少放几个，然后用不同的线绳区别捆扎，连包带煮常常一干就是一天。有时候，工作繁忙，为了让我们早点吃上粽子，父亲就晚上下班回来和母亲一起开始忙碌。年少的我自顾自地睡下，只知道睡梦里都溢满了浓浓的粽香，却不知道父母是几点才去睡的。父亲包的粽子小巧玲珑，软糯香甜，我当时不学，这一生估计也就再也学不会了。那个端午刚过的夏天，父亲匆匆离去，一句话也没留下。

吃不到父亲亲手包的粽子了，可是每年端午我家的冰箱里都会有许多粽子，大的小的，甜的咸的，那是朋友们的一份份心意。不知道粽子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，我知道粽子在我心里是爱的象征……

布，然后把洗好的粽叶、马莲，泡好的黄米、大枣，放在塑料布上，奶奶端坐其中，我携带着满满的祝福，搬个小凳坐在奶奶身边。奶奶先把粽叶卷成漏斗状，随后抓一点黄米放进去，放一颗红枣，再拿一片粽叶顺着漏斗的形状叠加压紧，再加一把黄米，一颗红枣，再加粽叶，再加米，最后放三颗大红枣，用多余的粽叶把它盖严盖实，一个有棱有角，貌似奶奶“三寸金莲”的粽子就成型了，最后用马莲把粽子捆好。看着精致的小脚粽我也跃跃欲试。于是，把袖子一挽，正儿八经学着奶奶的模样包了起来。但在奶奶那里无比乖巧的粽叶，到我手里却调皮了起来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粽叶总成不了漏斗状，三下、五下、十下我便失去了耐心。这时，奶奶就会笑眯眯用她那沾满黄米香、粽叶香的粗糙的手在我鼻尖上一刮，说：“它看见你小就不听你话，等你长大了，它自然就听你的话了。”那个时候，我便仰视着奶奶布满皱纹的脸，奶奶慈祥而欢愉的脸上挂满了汗珠，汗珠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。整个人看起来是那么得富有韵味。我便充满期待地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，就像奶奶一样，让粽叶能听我的话。

美好的记忆总是不可磨灭。在这个端午节日，那熟悉的、温暖的、感动的记忆，夹杂着家乡的味道、奶奶的味道、祝福的味道一起沉浸在黄米和粽叶的香里。

时间在平淡琐碎、从容踏实中悄然流逝，母亲离开十二年了。

没有母亲，心不知该去何处，每逢时节，空荡寂寥得无所适从。尤其到端午节，更加思念母亲。满街的粽叶和大枣，把我带到母亲在世的情景，岁月的消逝并没有模糊我的记忆，反而更加清晰，就像刚刚发生，音容笑貌，举手投足，哪怕祥和的面容上镌刻的皱纹都触手可及。

母亲在世时，每到端午节就会提前买很多糯米、粽叶、马莲和红枣。住的宿舍区没有改造，整个宿舍是一排平房。到了包粽子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到排头提水洗米、泡米、洗粽叶、洗大枣，时不时调侃一下谁家的大枣，枣好。邻居们来来回回互相帮忙，弥漫着一种过节的气氛。我喜欢这种氛围，里面有很多纯朴善良友好的情愫。邻居们每年都要问，大姐，今年包这么多啊。母亲总笑着回答，没办法，家里人多嘛。

母亲选美似的把大枣精挑细选出来，个个光滑红润。糯米要浸泡，时间泡够才能软糯，马莲和粽叶清洗干净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晶莹透亮的糯米，发着油光的红枣，绿色的马莲和粽叶，就像一幅极具浓郁生活的油画，色彩分明。

上学的时候喜欢看母亲包粽子，时不时打下手，帮衬着母亲；工作以后我完全加入包粽子的行列，分担母亲的辛苦和劳累。包粽子看似简单，但想包得像模像样也不容易，起初我包得无棱无角，别别扭扭，煮熟后往往漏米。母亲拿着我露米的粽子笑个不停，看着自己的成果完全变形我也哈哈大笑，那情景到现在也常常记起，好像母亲就在身边，伸手就能把母亲揽入怀中。母亲包粽子速度极快，两

一年一度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。一想到此，我仿佛已经闻到了那刚出锅的杂糅着叶香、米香的粽子的特殊香味了，脑海里也出现了家家户户包粽子、煮粽子的温馨场面。记忆里不是人人都会包粽子，似乎每家都有一个代表，即使没有，也会专门请人来包。一个大盆里盛放白米或黄米，还有红枣，都用水泡着，两边分别放着粽叶和马莲，再在旁边预备一个空着的大锅，包粽子的人则坐在一块小板凳上，先取几片粽叶，穿插叠放在一只手掌中，围成一个锥形，另一只手则在水里捞米粒、红枣，放在粽子的锥形里，然后左一下右一下地封口，再拿起马莲，缠绕几下，一只粽子就包好了。小的时候家里一般是二姐包，动作熟练，不大功夫就包出一锅来，那边煮着，这边继续包。我那时看着简单，也拿起粽叶学着试试，结果还没封口，米粒便四下滑溜出来了。算了，还是吃现成



粽香情浓

文 | 王虎山

只手协调合作，几片粽叶，一把江米，三个红枣，一根马莲，在母亲的手里翻转腾挪，舞出优美的身姿。母亲就像一个魔术高手，干净利落的几个动作，一个棱角分明、严丝合缝的粽子，就此诞生。愚钝的我在母亲的指导下，逐渐包得有模有样。

粽子包好后，母亲调整好炭火，用大蒸锅煮四五次，从早煮到晚。每当粽子的香气四处飘逸，母亲就会看着墙上的表数着时间。解开细细的马莲，提着粽叶一角，白嫩的粽子露出肥美的身段，第一个要先给母亲吃，母亲却要我先吃，母子俩拿着一个粽子互相推辞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母亲满脸洋溢着笑容轻轻咬一口，顶端白色的糯米包着半个红枣揉成绝美的味道。

每年端午我都要吃很多粽子，油绿的粽叶包着雪白的糯米，大口下去红枣的甜美与粽叶糯米的香气完美融合，吃完后满嘴飘香回味无穷。粽子冷却后母亲把粽子装几个袋子，给我的姐姐和哥哥。我有时跟母亲说哥哥姐姐会包粽子，以后别送了，母亲总说

他们没时间，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都是孩子。

母亲病后，端午包粽子的任务落在我和父亲身上。临近端午节，母亲就催促我赶紧准备。母亲患有糖尿病，在得病之初，每次给母亲吃粽子我会把大枣去掉，母亲也知道我不能吃大枣，我明显地感觉母亲吃粽子不像以前那么香甜，没有了大枣，粽子也就失去原有的味道。随着母亲病情的逐渐加重，生命一点点走向终点。又是一年端午节，我照例包了很多粽子，母亲说自己想吃一个有枣的粽子，今年吃了，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吃到。是啊！母亲已经到了生命的倒计时，身体虚弱地常常昏迷，我们为什么还对她这么苛刻？不让她品尝久违的香甜。我把粽子喂到母亲嘴里，那粽子没有去掉红枣。母亲浑浊的眼睛明亮起来，瘫软的身体竟然挺直了向前微微前倾，唯一能动的一只手拖住碗底，母亲笑了，我哭了。

母亲走后，我不再包粽子，也很少吃粽子。没有母亲，包粽子没有了生趣；没有母亲，吃粽子没有了味道。

情系端午节

文 | 董敏伟

的吧。耐心等待几小时后，一锅热气腾腾的粽子就煮好了。迫不及待的我不等凉了，就心急地拿起一个，稍蘸一下冷水，剥了叶子，大快朵颐起来。那香甜，至今想起来都回味无穷。

以上是北方人的包法。南方人则不同，喜欢用肉代替枣，而且不用马莲捆绑，直接用细绳解决。样子也是千奇百怪，有方形的，有长形的，有扁肚的，有鼓肚的，有一次看电视，竟发现还有用了数十片粽叶包整只鸡的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或许是从小吃惯了北方的味道，见惯了三角形那种简洁的模样，思想里压根就接受不了“外来货”的侵入。况且，就像嵌了红玛瑙一样的红枣粽子，剥

了叶子放碗里两个，再撒点白糖，黏黏的，甜甜的，吃起来那个爽，真不是肉粽子可比的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观念渐渐有了变化。先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包粽子的人数在递减，先前那种坐在小板凳上包粽子的场景少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从超市买一些回去尝个鲜即可。偶尔有谁家包下了，给送几个过来，那是稀罕品。再就是舌头上的味蕾也不再挑剔了，似乎什么味道都能接受，什么特色也能品出个道道来。你说肉的不好吗？尝尝，还真叫个香。嫩嫩的，软软的，嚼到嘴里，肥而不腻，真是满口溢香。没办法，社会在进步，思维在更新，所有的变数，都在情理中，有什么可奇怪的吗？

记忆端午

文 | 周冬艳

小时候的我，特别期盼端午节的到来。因为每到端午节我就可以戴上奶奶精心缝制的悬挂五彩线的五谷包，挨家挨户送奶奶包的“小脚粽”。每到一家，总会收到各不相同的祝福。那个时候，戴着我有生以来最精美的配饰，把奶奶的祝福送到千家万户，又把千家万户的祝福收集起来送给我敬爱的家人。真的感觉自己就是上天派来的天使。我把这些美好都归结到这件精美的配饰上。因为奶奶说，悬挂五彩线的五谷包，可以降妖伏魔、祈福纳吉。

如今，奶奶已经离我而去多年，但她老人家缝制五谷包的场景，我至今历历在目！盘腿坐在大炕头，靠着被子，腿上放着那个家传宝贝“针线簸箩”。先用红布缝制一个小包，然后装上“玉米、高粱、糜子、黄豆、麦仁”缝实，灵活的手指便在五彩线中穿梭，变魔术似的一个彩色的五谷包就完美呈现。然后奶奶会说：“来，我娃把背转过来。”我赶忙转过身来喜滋滋地继续听着奶奶的祝福语，感受着奶奶一针一线的爱。

做好五谷包，奶奶便开始包粽子。在院子里铺一块大大的塑料

端午情怀

武爱珍

又是一年粽子飘香
又是一个浓情节日
醇香的粽子
饱含着母亲的味道
亮晶晶的糯米
墨绿的粽叶
为我搭起一座桥
我在这边
母亲在那边
浓浓的亲情
为我系起一根纽带
城市在这边
乡村在那边
我细细咀嚼
慢慢回味
这是无尽的亲情
远去的节日
不变的是牵挂